

達城裴氏晦隱公派譜序

族譜之規模始著于宋之歐蘇氏大盛于東邦之諸名族而至于近日弊習生焉棄微族而冒附顯族恥微官而濫加大官者徃徃有之亂倫傷義孰過於此而程夫子所謂管攝天下人心者安在哉雖然此弊多在于所謂大同譜者蓋以大同則議論岐貳事勢淆雜而編之未得精校之未得嚴之故也曷若派譜之精而嚴而無冒附誣偽之弊而庶幾于老蘇氏所謂獨吾之所自出得其詳且尊之遺意也哉達城裴氏晦隱公派譜之所以續修其意在此也竊惟晦隱公諱文祐卽高麗武烈公諱玄慶之十六世孫達城君諱雲龍之十一世孫琴軒公諱廷芝之曾孫私淑于安晦軒明義理之學恭愍朝寶文閣直提學及鼎革棄官而歸屢徵不出而其後昆之若晚隱公諱仁敬寓齋公諱斗有佳亭公諱重寶休齊公諱尚綱觀湖堂公諱尚紆或以忠節或以勲業或以文學行誼進則翱翔于朝廷退則棲息于山林與日月而其光并明閱百世而其名不湮晦隱公派之所以稱甲乙于達城氏豈其徒然哉方遜志有言曰欲繼名人之門者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故古之所貴乎修譜者非特著世行紀官位而誇於人也將使爲後承者考之覽之益思其所以自立而無忝于祖先也苟能思其所以自立而無忝于祖先也則是書之爲重有非五車之書四庫之籍之所可比也將入刊也太春瑾洙祺棟三氏訪不佞于芳林寓舍囑以玄晏之役試一覽之晦隱公派譜始刊于徃丙申而晦隱公二子古阜君諱仁敬派沒而不入不可謂非一大欠事也今譜則古阜君派無漏而入如父子兄弟序坐于一室之中孝悌慈愛之心藹然而發焉者以此一事益知今譜之規模節次之精且詳有非前刊譜所可比也

檀君紀元四千三百二十二年己巳仲春

坡平尹丁鏞叙

達城裴氏族譜序

癸亥

務安台峰

譜也者譜其族也姓氏之一部敦史也上自系出之祖下至綿聯之孫同載於一篇之中序昭穆而有章辨行列而不紊雖十世百代開卷瞭然如掌斯指豈得有路人之譏也程夫子所謂收宗族厚風俗之道莫過於譜也故古之人每眷眷於此其法權輿於中州之眉山蘇氏以及我東國而盛行焉非獨大姓巨閥能有其譜雖寒門微家莫不修譜而無族不譜豈不美哉惟我東方之裴始祖文讓公居家宰於新羅建國之時中祖武烈公有勲勞於高麗創業之日其豐功偉烈可以勒鼎鍾而不沫耳故今至數千餘年之間不億之麗布濩八域或以文章勲業烜輝於國乘或以忠孝義烈旌表於閭里者譜不乏書可以謂東方盛族若無祖先積蔭之厚烏能如是也今分爲益城星山達城興海四派或因其食採之地或因其所居之鄉歟四派之中惟我達城爲貫者亦爲彬彬焉名公鉅卿鴻儒碩士先後相望且椒蕃腴綿子姓盛多若不有譜莫能詳悉故往往在英廟庚辰創始而屢度續刊以至今日者也嗚乎自乙酉解放以後南北相隔聲息難通者已近四十年于茲矣比於舊譜雖不無踈漏之嘆然以待國王統合之日必有同譜之時而今譜期又至吾族之生卒嫁娶亦必不少若不及今圖成漸入草昧之日則先父老盡誠修譜之義顧安在哉故乃定修譜之論實吾族之大幸也顧此不佞以膚淺之識猥居郡領之任不可無弁首之文故茲置一言于卷端其於報本追遠之誠不敢妄議庶或有補於收宗睦族之道否

歲癸亥 月

判書公后孫 相灝謹序

丁未舊譜序

丁未三月日

務安清川

晦隱公後孫 錫冕

有姓則有族有族則有譜姓之厥初是一人之身一而兩兩而千百益繁族鉅散居各天以至不知之遠無異塗人不有譜孰得以知百世之遠商麗之億皆爲其祖先一氣之通乎呼吸哉於是譜修之以體祖宗一視之心此彝衷所發不能自己者也裴氏自文讓武烈後分爲四貫曰盆城星山達城興海或四貫而同譜各貫而各譜吾達城氏亦代歷之久本支俱昌布濩八域有黼黻王庭之勲羽翼斯文之賢及臣職之忠子職之孝婦職之烈雷磊相望望於鄉望於國爲世名族矣譜始於 英廟庚辰以初譜誤錯罷之而越四年甲申因以修整亦有所未洽自後大合則大譜小合則小譜凡累度每於先祠祀享有宗族之會僉曰在徃丙戌年間各派分譜甚非共貫敦族之誼據今南北分政全譜極其不易祇收嶺湖三省之族以成同譜事是穩當余曰非徒是也可譜者又有二焉盆城派山清陝川兩家有何臆見任智作俑變幻先系是誕荒罔測之事固不可置之度外故四貫上系譜因以興焉痛斥其誣妄之罪惟我達城氏當以舊刊傳來譜爲不易之準則少勿以僞譜爲惑此意不可不知此可譜者其一也盆星之爲達城君伯仲自有譜來常不無疑信近年間盆派依丁亥大譜以盆城君事實載之于麗末考諸麗史極其昭皙星派依其舊乘脫去星山君以諱實爲上祖興派依其 宣廟丙午譜以諱景分爲上祖以此觀之則盆星之爲達城君伯仲全無的信然先父老苦心旣修之事不可遽違姑載存于達城君昆弟之列以爲傳疑計或者因此而亦疑達城君者吾達城君雖不見於國乘其諱御詳載於大明王鳳州恪聘錄是爲可據的信爲吾達城君後裔此意亦不可不知此可譜者其二也遂與族弟鍾球聖洙設大同譜役于綾之大谷祠講堂嶺湖諸宗多有和之者未幾月隨其事之便宜移廳于綿之清川祠講堂尹基錫詰有力焉經兩歲而

役將竣僉宗以余詳事顛委要以弁卷文不敢以老昏強辭因諭于衆曰自茲以往凡載是譜者與其共貫同譜者篤親之恩講一源之誼回前日路人之視而復有以敦百世之懿則面目阻而氣血潛輸途塗遠而情志交孚尊祖重本之義敦宗收族之道蓋舉而是得各相勉之哉

達城裴氏晦隱公派譜序

丙申（一九五六）

長興長田

吾裴自羅歷麗及國朝並有立國元勳爲東方著姓古矣肇貫慶州後分爲四貫曰盆城星山達城興海或合而修慶州全譜或分而修各貫派譜因以世遠族鉅各貫又分焉達城之爲派凡十一晦隱派其一也據今亂經之餘各家所藏遺牒幾失於兵燹又有暮功之親散居各地以至聲息之難通非譜無以維繫族屬而明其來脉將至如路人而止己去丙譜雖未洽一世譜議因是而自長興有發同貫同譜豈不美事居地不邇道里隔遠勢有所不通情有所不行難以一二入智力並收廣譜不獲己而各立派分之中祖派譜之派譜興焉其義則篤近而將及遠斯時也在嶺則八在湖則五此譜我晦隱一派之所修爲其耳來嶺湖攸同間不無遺漏但固城一家遠處南荒聲不相應未克同編是爲同派之可憾在今日篤近而譜則異日爲及遠合族之計者按諸家派譜可坐而致矣蓋晦隱祖以勝朝閣臣時當易姓義切罔僕考諸太祖朝實錄可詳矣傳子及孫十餘世勳封錫土文武郡紱忠孝節義德行文學指不勝僂譜不絕書此祖先之所以爲垂裕於後孫後孫之所以爲嗣述於祖先者也凡我嗣後爲諸家子姓者冠儒服儒讀聖賢而談仁義以忠孝爲本以學問爲業祖先之垂裕後孫之嗣述盡在於此苟不替此心則今日譜修之功於是爲大爲誦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以勗同譜諸宗焉

歲丙申季秋上旬 後孫 錫冕謹序

丙子舊譜序

羅州草洞

後孫 洪基

譜族所以尊祖重本重本之道在乎正昭穆明倫理倫理不明則昭穆不正昭穆不正則重本尊祖之義顧安在哉此族之不可以不譜譜之不可以不講也是役之將興有難之者曰修譜之難有三近世修譜之家以杜正倫郭崇韜之痛哭爲常者一也金銀紫勳爵蟬嚇乎空紙忠孝烈厲旌難辨乎道路者二也悅佞厭勝奪功闢任因以成風者三也孰能把筆絕麟於其間如舍筆而強譜不若不譜之爲愈記者應曰徃在壬戌之役強合四貫宗支分門總功異議舉一而漏十誠未滿一家之牒距甲寅已二十有三載生者老老者幼其間婚娶緬遷多有疑信後屬之疎凶慶未及幾近路人顧今洪濤懷襄魯史記不有因何而述春秋資治通鑑不有攷何而修綱目况譜乘一家之史者乎此譜修之不可以不汲汲也僉曰唯唯於是乎洪基不度資質之不逮鳩聚執役首尾三載棗梨竣功儻祖先陰隲抑僉宗援助自未覺歡喜僉宗命洪基置一言于卷首洪基曰祖先世德勲業昭載舊乘備盡舊譜不序足矣何贅之加辭不獲命記此以爲序

壬戌舊譜序

成均館大司成金福漢

人之生斯世也必有與之爲宗族者而宗族既多則不得不明先系而叙後承使知所來而推所去如水之沿流而溯源木之自根而達枝此譜之所由出也然譜之法有大小分合之不同因其中世之別爲派者而譜之者分而小者也自其始祖之所共宗者而譜之者合而大者也若慶州裴氏之大同譜其亦合而大者歟裴氏皆出於新羅漢祗部長公諱祗

歲丙申季秋上旬 後孫 錫冕謹序

丙子舊譜序

羅州草洞

後孫 洪基

譜族所以尊祖重本重本之道在乎正昭穆明倫理倫理不明則昭穆不正昭穆不正則重本尊祖之義顧安在哉此族之不可以不譜譜之不可以不講也是役之將興有難之者曰修譜之難有三近世修譜之家以杜正倫郭崇韜之痛哭為常者一也金銀紫勳爵蟬嚇乎空紙忠孝烈厲旌難辨乎道路者二也悅佞厭勝奪功闢任因以成風者三也孰能把筆絕麟於其間如舍筆而強譜不若不譜之為愈記者應曰徃在壬戌之役強合四貫宗支分門總功異議舉一而漏十誠未滿一家之牒距甲寅已二十有三載生者老老者物其間婚娶緬遷多有疑信後屬之疎凶慶未及幾近路人顧今洪濤懷裏魯史記不有因何而述春秋資治通鑑不有攷何而修綱目况譜乘一家之史者乎此譜修之不可以不汲汲也僉曰唯唯於是乎洪基不度資質之不逮鳩聚執役首尾三載棗梨竣功儻祖先陰隲抑僉宗援助自未覺歡喜僉宗命洪基置一言于卷首洪基曰祖先世德勲業昭載舊乘備盡舊譜不序足矣何贅之加辭不獲命記此以為序

壬戌舊譜序

成均館大司成金福漢

人之生斯世也必有與之為宗族者而宗族既多則不得不明先系而叙後承使知所來而推所去如水之沿流而溯源木之自根而達枝此譜之所由出也然譜之法有大小分合之不同因其中世之別為派者而譜之者分而小者也自其始祖之所共宗者而譜之者合而大者也若慶州裴氏之大同譜其亦合而大者歟裴氏皆出於新羅漢祗部長公諱祗

沱歷高麗太師武烈公諱玄慶而貫慶州矣後各因其封而移籍爲盆城爲星山爲達城爲興海而達城又分爲昆山凡五派也總五派而論之自勝國以至我朝有功烈焉有德學焉有節義焉有行誼焉賢人達士錯出間見於國史野乘文獻之足徵爲東方千年之族矣合譜者再英祖甲申純祖丁亥也舊序詳之而伊後則五派各自修譜不復合者今且百年矣盆城秉矩慨然於斯奔走八路激而勸之諭而曉之績屢年乃得與達城之錫夏昆山之東緯星山之錫夏興海之淵載盆城之碩基志同議合終始經紀亦復攷其實而正其訛今成此譜其尊祖收族之意勤矣蓋聞天下之勢分則弱合則強推之一國一家莫不皆然今裴氏合而分分而又合則變弱爲強自此始矣強之如何惟在於孝友敦睦之各盡其道而已苟能乎此以之待人接物立朝事君無所往而不達矣其繼先志而光祖德孰有過於此哉裴氏諸宗送洪基問序於余辭不獲略書之如此使胥勗而共勉焉

甲寅舊譜序

綾州大谷

後孫 振默

譜可廣乎太廣則易失於煩譜可狹乎太狹則易失於簡廣狹之間其將安處惟我裴氏同源而異貫曰盆星曲而達城其一也昔在甲丁四宗合譜可謂廣矣而欲繼之恐失於煩至若往年戊庚兩譜則只得與達城氏共之而或止於嶺未能同於湖或止於湖未能及於嶺可謂狹矣而不其失於簡乎振默忝在胄宗不揆謏少妄欲折衷而耿耿于中者久矣今日之役所以興而畿嶺湖僉宗之所以無異辭者此也若其上世之封君勲業中古之名碩事實則秉筆家鄭重之論舊譜序文中備而盡矣今不必贅說而凡貫達城不拘近遠皆與之同一以不失於太廣一以不失於太狹庶幾煩簡之得宜而得臻於敦宗厚風之域則豈非吾宗之幸歟孝悌之心自不覺油然而生矣茲庸書浣卷首以露心赤云爾

庚子舊譜序

己亥九月

慶尚都事 玉山張福樞

族可譜乎譜族所以序昭穆敦宗族厚風俗也然則達城裴氏之譜之作寔出於序敦厚之至意歟裴氏之先肇於羅朝漢祗部長公諱祗沱種德流祉子孫分四派遍八域曰盆城曰星山曰達城曰曲江而達城最著麗初有太師公諱玄慶諡武烈配食麗太祖廟六世有海東君子達城君諱雲龍達城之後至七世而通判公諱成慶父子殉節於杲川賊諱天慶襲封達城君又至九世而判書公諱均與再從兄良瑞殉節於沙斤驛清靖先生諱乙瑞不受太師之官又至十二世而諱孟達封昆山君世繩忠義文行前述備矣若夫裴氏自甲申丁亥大同譜後歷年久族屬繁盆星曲三派役鉅勢難猝合達城一派亦散在京鄉落落不相接非有譜何能盡記其某為某出哉今達城氏為此憂合議修譜昭穆派系開卷瞭然使知木雖千百枝而同一根水雖千百派而同一源得以敦睦之風遠而不至於忘疎而不至於薄則是豈但裴氏一門而止哉抑程子所謂管攝天下必庶復見於是譜之作矣達城君後孫錫夏屬余叙其事以昏耄固辭不獲書此以歸之

戊戌舊譜序

戊戌陽月日

務安清川

幸州

奇宇萬

昔吾先子序裴氏嶺南譜去丁巳也越四十二年戊戌湖南譜興蓋嶺以同於湖情也湖以分於嶺勢也一生兩兩生四族鉅則譜分勢有所拘情有不通裴氏今日之譜是也裴氏同祖達城故曰達城譜五貫之裴昔同而今異蓋同出故同譜猶嶺譜之同於湖世遠故異譜猶湖譜之分於嶺湖異而求其同則情勝於勢沿同而求其異則勢重於情之情之

勢并行而不悖惟尊其祖而重其宗篤其近而及其遠其派譜乎由達城而上及於文讓武烈尊祖重宗由達城而下達於密直古阜篤近及遠上及下達而派譜之義例明矣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推此義也累世狀誌可以尚德今裴氏所修之譜歷世事行開卷瞭然指不勝僂達城以下積慶昌後不待書而著明矣後孫之繼志述事綽乎有餘裕此裴氏之所汲汲於是也豈但以明譜系記生卒謂吾事已了也裴氏秀士鍾純炳翰致門長老之命俾宇萬相其役謹敘其分合之由而若其世德前人之敘述詳矣此不架疊焉

庚午舊譜序

庚午十一月

綾州牧月城李喬榮

姓者統祖考所自出百歲不變譜者知子孫所自分數世一變吾東以禮義之方惇親明誼簪纓世家各修譜牒宗支察然昭穆有秩家以傳守藏之名山等百世而勿替引之譜之義重矣裴氏之顯肇自漢祗部長公諱祗沱卽羅氏六部之一而歷千百年雲仍繁衍貫鄉各分布在國中如盆城星山曲江而貫于達城居在南土者亦其一派也自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而我東名門世族也夫一日裴廷鎮裴元璿來見余于竹樹館曰達城修譜已過數世竊恐愈久而益紊今將修譜盍爲弁卷之序以作不朽之資余乃喟然歎曰在昔吾先祖益齋公會於麗季撰密直裴公諱廷芝之墓誌銘表揭茂蹟懿行至今照人耳目赫若前日事余於裴氏之修譜安敢以淺見薄識固辭哉裴氏之顯始自漢祗公歷幾世暨于武烈公諱玄慶挺然振起功業如彼宛然傳之大護軍諱孫迪又傳之上護軍諱仁儉三傳而至通憲大夫民部典書諱瑩皆以功業歷世顯赫而中間兵火之餘密直公會祖諱孫迪又先考諱瑩兩代失傳矣今依誌文尋源修系非徒其子孫之盛事也余亦聞其言而壯之曰裴氏之譜今必大矣夫密直公又繩祖武之功烈人致今稱之自是厥後簪纓相承

名臣碩輔磊落相望繼自今有子有孫克紹世德有爲亦若是則裴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若夫歷幾世以後本支繁殖更當修譜之時則又竣後之君子焉

戊午舊譜序

即 哲廟九年

固城繡林

奎章閣直提學

平山申錫禧

有頌而皓者抱一牒進而諭於余曰吾固城之裴啓緯也先祖武烈公翊麗祖太師申公實惟同德兩家雲仍講世好乃今千有年跋涉走京師投於公所以敦宿誼且修吾譜既成願以公之言弁吾譜可乎閱其譜凡三四易先輩徵信之文其詳悉焉詢其所追補者何由也曰吾裴始於祗部文讓綿綿相嬗至武烈而益大以昌枝條蕃衍益城星山達城興海昆山是爲五宗由達城五世而爲密直公是吾譜牒之所記載也密直相麗朝滅哈丹平耽羅豐功偉績史乘可稽墓隧失不傳 純廟甲午後孫追尋遺誌於開城之知琴里裴陵洞誌爲益齋李先生所撰自密直公上溯達城爲七世與篆譜五世之傳有異焉啓重泉之秘藏得先賢之敦述較諸兵燹餘劫斷爛古紙敦爲當信孰不當信密直國之大臣也以李先生之一世宗匠志其幽竈爲萬世不朽之圖者寧或有差爽於派系沿革之除哉其記實之文固不讓於名山金匱而淹中杭頭之遺文古書顯晦有時是將有待而發歟於是聚族而與之謀刊正譜系是不可無記公其爲我圖之余忱焉而悲悚然而敬曰嗚呼遠哉裴氏傳德襲訓世有聞望簪組鍾鼎時或有替而文學行誼克紹厥美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不其盛矣乎先王之世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別嫌明微仁義之用俱出而肅然爲天下先今裴君陳述世德採摭遺佚樹敦而滋來許班班見可譜此古昔盛世宗法之遺意而其有光於熙朝敦倫之政亦豈淺淺歎聖人有言杞宋之文獻足則吾能徵之微李先生吾誰與徵

甲辰舊譜序

即 憲廟十年

羅州草洞

後孫 映

惟我裴達城氏之修譜始於 英廟庚辰越五年甲申登盆城星山興海諸宗同爲合譜蓋貫鄉則雖因分封有異而原其本則同是武烈公子孫也後 正廟庚申我達城一派更爲修譜後 純廟甲申八路諸貫之裴更成合譜我裴之譜前後凡四度而異貫合譜誠譜家變例也固是難繼之道而後甲申合譜不無携貳之端故各派諸宗或有不入焉今去庚申已近五十年後承之未得續錄者亦且二三世矣歲月愈久文獻難徵今年秋近邑諸宗更擬修譜而異貫合譜固難矣同我達城者可以同編共事而散處嶺湖道路隔遠亦有難於猝然歸一故斯有派譜之論雖有歉於敦宗合族之道而非以此永以爲式也懼夫文獻之益墜而姑修此以爲日後合譜之地耳嗚呼我裴自羅歷麗迄于 國朝上下數千年可謂東國之故家也越在勝國簪纓勳閥非不蟬聯而挽近以來漸就衰微言念先德誠可慨然凡我譜中之人於昇天燎毛之戒夙夜無忝之訓可不兢兢而服膺乎今於卷首特揭三朝元勳俎豆諸賢者非以爲誇耀也要使後孫以爲觀感而取法耳始事三月劄劄告功雖未克請弁文於當世秉筆之家而亦不可無子孫之一言矣然而蘇氏孝悌油然之說程子合族厚俗之訓即譜家之茶飯無庸更贅只槩舉前後修譜顛末而茲取先德之揭于篇首者願相與共之而無忝焉譜中諸人勉之哉勉之哉

丁亥舊譜序

即 純廟二十七年

忠南公州

晉山姜標

古聖王御世之具有三曰德教曰刑政曰法術德教之化竭而刑政出焉刑政之權窮而法術生焉族之有譜蓋政教之

餘而法術之用也王政莫先於人道而人之道親親爲大故先王立政必自親親始而道之以德化齊之以政刑肆昔堯舜氏憂九族之不睦也而明德以親之懼百姓之不親也而敬教以敷之周之大司徒又有不孝不悌不睦不婣之刑以一之而教之所不能化刑之所不能一者苟無術以處之御世之權將窮矣於是乎有保掌氏者掌氏族之政以勸之此族譜之所由生也嗚呼人之父子而兄弟兄弟而總功總功而袒免袒免而至所不知之遠比如木之枝水之派不有以譜之孰能因枝而歸根溯流而窮源有以知百世之遠不億之麗皆吾祖一氣之通乎呼吸者耶觀乎譜者體吾祖一視之心而彝衷之發自有所不能己者其化民成俗之術豈但德教刑政之有時窮而竭哉此先王不言之教有以默行乎其中而法術之用是知莫大焉裴重鉉大耳於標爲表戚以其譜謁一言於標曰親親而尊祖敬宗而收族人之道也吾族殆遍一國分爲四派曰益城曰星山曰達城曰曲江粵在英廟闕逢渚灘我族大父春江公合四派而一之命之曰慶州盖始出也我大山李先實序之今歷世浸遠舊牒無徵遂不記祖先邱墓之所子姓宗支之分人之道幾乎息矣宗人爲是懼相與博訪幽遐勤搜遺牒成若干卷益城以龍氏主之星山柱元氏主之達城映氏主之曲江族祖顯純氏主之叔其爲我序之標辭不獲旣而曰表國之聞姓也歷羅迄本朝千有餘年簪組之蟬聯勲業之彪炳名公碩輔之肩背相望舉一國氏族莫之與京國乘載之輿人誦之至今懔懔人耳目固無用譜也且不容標之言以傳之若夫先世合譜之由尊祖敦宗之戒湖翁一言重如金石末學何敢贅之特標之所病者世之爲譜者徒知譜其譜而不知原於治化之教上之人亦看作一人一家之私而不知所以感發而興作之此世教之衰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噫知此者可以語王道矣人各譜其譜而親其親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東國其庶幾乎旣以是告之大耳撮其言于首以爲晟世治化之一助云爾

庚申舊譜序

即正廟二十四年

漆谷松林寺

司憲府持平廣陵李萬運

組茲龍蛇之歲惟我 聖上興感前代之頗牧 特降曠絕之恩禮命近臣致祭于喪太師武烈公之嗣武烈公諸孫仰戴盛典追慕祖業尋源而知派流之同分枝而思一根之連於是重修系牒之議起將欲合成一譜而間有岐貳之見析爲四派之譜達城之喪即其一也古者錫之姓而別其氏姓所以統繫百世而使不相離也氏所以別子孫之所出而各自爲屬也若孟叔季臧同出於魯而屬稱各異枝別派分雖若不一而窮源探根其本則同喪氏之本於漢祇即姓之生也武烈公之後各有食采達城之外又有盆城星山興海之喪是亦以封以居而別其氏之義也東方年代事業之可攷者始於新羅由羅暨麗至于我 朝開國元勳必稱喪氏喪氏其盛矣乎有以也其枝流之布濩漫衍而至今歷千載而不衰苟非自古善慶之積烏能致此哉是譜之成不獨爲喪氏一門之幸也將使一世入觀感而知所勸矣夫明譜系收宗族厚風俗管攝天下人心親親仁民之道盡在是焉蘇氏族譜亭記劉氏義學記備矣茲不復贅云爾

甲申舊譜序

即英廟四十年

漆谷松林寺

韓山李象靖

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枝葉雖彙分類別差以萬殊而推原其本即一氣而已矣自夫世降俗渝不講於親親之誼則以未竭之屬而異於路人者無幾此歷世譜牒之作所以收宗族厚風俗以管攝夫人心然或有策勳分茅食采於異邑則視爲別貫而不復敘其族焉是豈推原反始樂其所自生之義哉粵推喪氏之顯肇漢祇即羅氏六部之一而千幾百年之間雲仍布濩遍於八域如盆城星山達城曲江雖派系中分封貫各異而皆祖漢祇均之爲一氣之分焉厥惟盛哉喪氏古無譜間有修而印行者而亦各自爲族不能合而一焉曲江絳氏諡于宗曰後屬雖疎而自吾祖視之皆

子孫也吾祖既一視而子孫強而貳之不幾於一樹而分其枝也歟今幸得萬姓窮源錄麗朝榜目有以續譜牒之中佚者而昭穆之序系派之分了了如繩貫而而珠聯合而載之一譜使來者知千條萬彙之實本於一根則所以爲收族勸親之助也不既多乎於是處和氏收系牒啓黼氏管施設絳氏主監董首尾三載而成總若干卷將用活字印出以象靖忝爲外裔責以弁卷首者既累辭而不獲則竊惟古者氏以別其族而共一姓如姚姒之祖公孫孟叔氏之宗魯姬皆是也今裴氏之分爲異貫者殆七八而皆出於一源則合異而歸諸同挽疎而附之近斯不亦譜家之變例乎哉雖然同鼻祖而一其統標中葉而異其派外有以極其全而內有以致其詳則親疎之殺分合之辨隱然自見於其中而亦何患於無別哉自茲以往凡載是譜者入而與共貫者篤親親之恩而出而與同譜者講一源之誼回前日路人之視也者而復有以敦百世之懿則面目阻而血氣潛輸道塗遠而情志交孚尊祖重本之意敦宗收族之道蓋一舉而兼得焉其爲厚俗敦化之助也又不既多矣乎若夫種善毓慶以垂裕後昆之業自別有家牒今不用贅云

庚辰舊譜序

英祖三十六年

羅州鳳凰寺

裴之得姓始於 新羅朝部長公而世傳無異貫然則我東方以裴爲氏者必皆部長公之雲仍而滄桑累變文獻無徵豈非我裴氏人之所可恨者乎越在萬曆三十七年（一六一四）庚戌秋數邑先輩會于羅之普光寺輯成草譜其後六十九年（一六七八）戊午春繼會于推善寺又爲修整而湖嶺之聯系剗剗之底績惜未克焉肆先考生員公慨然志于紹述與再從叔正時氏博於舊蹟擬成大譜而事未及就中途捐世孤常痛恨于茲何幸今日兩南諸宗議合謀同屬其責于執任事定所攷普光寺一乃心力於二載之間小子猥忝於修校之列以爲一家譜乘莫要乎務實務實之道

竄在於質疑畧涉古史抄成一錄以資證正亦不無小補矣吁一閱卷先祖之昭穆叅列後孫之序行昭哲完然若一室之聯床依乎如九世之同居程夫子所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發者先獲吾宗之意也歟所可恨者益城星山暨完山興海各隨君封貫鄉雖殊根源實同誠爲百代之親而未果一編聯系非我不謀奈其携貳何故兼旁採以俟後日噫小子無似不敢贊辭於修乘而顧先考所營之事誠小子適追之地而每瞻上席私自疚懷者也序叙旣成諸父命余以跋畧陳梗槩于尾

日不肖後孫敬履謹跋

戊午舊譜序

肅宗四年

羅州推善寺

族之有譜古也而世代漸遠支派寢踈則耳目有所不逮何以沿流而溯其本源族義有所不究何以因踈而篤其親愛乎此族之所以不可無譜而譜之所以不可不修也惟我裴氏之族舊有譜帖逸於兵燹而未克完備重以子姓之支分派別者未盡載錄先人嘗以是爲歎通書于同宗之人收聚系派草牒而期以修正族譜矣嗚呼事未克成遷就迄命碩

謹承先志合議修正而子姓則書名不書姓重宗法也外孫則書姓名不書遠派別異姓而刪其繁也子必先書而女婿次之庶出傍派之得姓者并皆叅錄亦重宗之意也直派則書諱書字配某氏享年幾某日卒墓在某所皆得書者詳吾之所自出也支派則或書或不書闕疑以俟知者也噫先代之昭穆秩秩乎載錄宗人之名字班班焉可考上而對越乎十數代之祖宗下而盍簪乎百餘人之宗族有若同堂而并處不啻源源而相從觀先代事業之隆則思所以繼述之道視後昆踈遠之族則念厥初同氣之義其所以繩先武而篤親義者未必不由於斯譜斯譜之有關於吾宗族豈不重且

大哉後之修吾譜者同宗暨外孫續而書之使無未盡之恨則其修正族譜之意庶乎其不失
崇禎紀元後

肅宗二年乙卯五月 日後孫命碩謹序

又

(戊午旧譜)

述夫徵君臥柴桑里悅親戚之情談謫仙宴桃李園序天倫之樂事竹林暇日阮家之叔侄同酣蘭亭暮春王氏之少長
咸集是前哲之攸尚宜後人之追思竊惟吾宗久落遐裔錦館城外諸族人之散居潭府邑中上舍公之僑寓亦於綿縣
與翼郡各自布占其菟裘門闌寂寥誰識上國之華胄人物降殺自覺末葉之衰微砧嶺琴湖達句之山川何處政堂郎
將遠祖之事業千秋怡怡共歡愧未能九世同室落落相望恨不得一場連床越在庚戌之間盖有子孫之會合親疎遠
近而俱在相看雍睦之風兼功總袒免而交臻聿講孝友之道星霜過去遽道六十九年鼻耳傳來已經祖子孫代風流
一遠願慕彌勤使母至於塗人纔成明允之譜帖藏其主於墓所又遵晦翁之祧儀同姓古所敦盍修團集之好徃事今
猶記思盡繼述之方奉一約而周旋傾數郡而畢至地稱善寺別區佳麗之江山天聚德星滿座東南之賓主其數也幾
許七十而不滿四人未到者尚多卅一而且有群穉燕毛所以序齒秩秩初筵鶴髮垂而童顏皙皙文彩于時閨置舜曆
葉增堯冀律外春光當三三踏青之節無邊景色政片片落紅之辰萬古乾坤今夜之月可愛百年湖海此日之酒足嘗
香溢洞庭綠蟻浮動腥抽兩穴白雪紛飛將欲餽禮容縱有需於尊俎所來爲宗族固不取乎盤飧豪竹青絲間男女而

迭奏徵歌閱舜窮早曛而忘疲好樂無荒終溫且克第念佳期之易謝還嗟勝事之難常憂而樂樂而憂若星相散合必
離離必合何日重逢記蹟書名豈有前後之異分行辨序可篤親愛之情一編麾掌他時面目嗚呼小子無似多病相如
授簡無才徒增末至之嘆積善有慶敢頌先世之徽

崇禎紀元後戊午閏三月三日後孫大遇謹序

始祖 (시조)

按麗史儒理王九年改加利部爲漢祗部賜姓裴又按禮君史有裴天生中年戊午譜時以爲漢祗公即天生之後因編錄於古系然在傳疑之道不敢遽從而依舊譜例以漢祗公爲始祖覽者詳焉

고려사(高麗史)에 유리왕(儒理王)九년(서기三十二年)에 가리부(加利部)를 한지부(漢祗部)라 고치고 배씨(裴氏)라 사성(賜姓)하였다 또 단군사(檀君史)에 배천생(裴天生)이란 분이 계시는데 중년무오(中年戊午)(서기一八五八年)수모시(修譜時)에 한지공(漢祗公)을 천생(天生)의 후예(後裔)로 삼제(上系)에 기록하였으나 의심스러운 일을 전하기 때문에 그대로 따들수 없어 구보(舊譜)의 예(例)에 따라 한지공(漢祗公)으로 시조(始祖)를 삼으니 열람(閱覽)한 자 참고(參考)하기 바란다

裴祗沱 (배지타)

字葦交金山加利部長諡文讓初降于明活山漢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三月朔公與五部長會于闊川羅井傍林間有異氣如電光垂地有白馬跪拜之狀尋檢之得大卵剖之有童子儀形端美以朴爲姓因名赫居世年至十三身體長大風神秀朗立爲君即漢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也○太祖三年丙寅拜六部功臣位次以公爲上大等功臣太尉兼大司空開國都任官太輔佐命功臣家宰太師輔弼儒理王九年壬辰春改加利部爲漢祗部仍賜姓裴○法興王丙申贈諡文讓公太宗武烈王三年丙辰進封壯烈王出羅史及慶州誌

자(字)는 葦交(葦交)요 金山加利部長(金山加利部長)이며 시호(諡號)는 문양(文讓)이시다 처음에 명활산(明活山)에 하강(下降)하였다 한선제(漢宣帝)지절(地節) 원년(元)壬子(壬子)·기원전六十九年(六十九年)삼월(三月) 초하루날 공(公)께서 오부장(五部長)과 함께 알천(闊川)에 모였는데 나정(羅井)결(決) 수물(水物) 사이에 이상한 기운이 전광(電光)처럼 땅에 드리우고 백마(白馬)가 꿩고 절하는 시늬를 하고 있으므로 찾아가서 살펴보니 큰알이 있어 조개나 동자(童子)가 나왔고 의형(儀形)이 단정하고 아름다워 박(朴)으로 성(姓)을 하고 이름을 헝거세(赫居世)라 하였다 十三세가 되니 신체가 장대하고 풍신(風神)이 수랑(秀朗)하므로 세워 임금을 삼으니 환전제(桓桓) 오봉원년(五鳳)·기원전五十七年(五十七年)사월(四月)丙辰(丙辰)이었다 태조삼년(太祖三年)丙寅(丙寅)·기원전五十五年(五十五年)에 육부공신의 벼슬을 내릴때 공(公)을 삼대 등용신(上大等功臣) 태위경대사공(太尉兼大司空) 개국도임관(開國都任官) 태보좌명공신(太輔佐命功臣) 총재대사보필(冢宰太師輔弼)을 삼았고 유리왕(儒理王)九년(壬子)·서기三十二年(三十二年)봄에 가리부를 고쳐서 한지부(漢祗部)로 하고 배씨(裴氏)라 사성(賜姓)하였으며 법흥왕(法興王)병신(丙申)·서기五一六년(五一六)에 시호(諡號)를 문양(文讓)이라 내었고 태종 무렬왕(太宗武烈王)三年(三)년 병진(丙辰)·서기六五六年(六五六)에 장렬왕(壯烈王)으로 추봉(追封)하였다 신라사(新羅史)와 경주지(慶州誌)에 나와 있다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文讓公後孫 (문양공후손)

中祖 一世

諱玄慶 (휘현경)

初諱白玉衫乾符甲午生
膂力過人智勇絕倫新羅
景明王戊寅與騎將洪儒
申崇謙卜智謙度黔弼等
佐

高麗太祖統合三韓公功居
多遂為首相策殺景翊戴
匡衛協輔砥節底定壁上
功臣三重大臣檢校虎騎
衛太師月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食實封千戶賜
白川田三百頃長湍田五
百結又賜贊成統合三韓
一等功臣號

太祖十九年丙申(九三六
)十二月十三日公疾篤
太祖幸其第執手曰嗟呼命
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
及出門而公卒遂駐駕痛
哭命官庇葬諡武烈

成宗甲午配享
太祖廟庭鑄鐵像立祠于平
山太白山城

顯宗朝配享
太祖室我

文宗辛未配享麻田崇義殿
宣祖癸巳修祠致祭牌給山
城一區

正阻朝丁巳起想麗朝統合
元勳致祭太白山書院宣
額曰太師祠

○士林又建祠羅州草洞
務安清川固城續林山清
平川○載麗史列傳及東

子殷祐 (후우)

駙馬

二世

子裕 (유)

樞密使

三世

子軒 (현)

文科平章事見麗史榜錄
配夫人李氏

四世

子斯革 (사혁)

字子新北藩八寇淄澤驛
公與金忠簡共擊平之癸
丑公平東女真十五州西
女真六州為郡縣以公為
三重大臣封駕洛君
配夫人蔣氏

五世

子元龍 (원룡)

盆城君○六世孫文甫諡
忠壯○按近刊上系譜不
知前後有同姓名以公誤
載於恭愍王時人可謂妄
不足信

六世

子天龍 (천룡)

封君

星山君○六世孫仁慶興
安君仁慶六世孫克廉領
相諡貞節仁慶十世孫興
立諡孝肅興立孫命純諡
忠肅○后孫紳號洛川諡
文靖

子雲龍 (운룡)

子孫見下

子五龍 (오룡)

平章事○六世孫詮興海
君詮子尚志號栢竹堂即
杜門洞七十二賢之一其
七世孫三益與其子龍吉
俱典翰林院

婿鄭游天

慶州人三重大臣門下侍
中父師孟樂浪侯子玄成
智伯虎后○按鄭氏上系
譜而載錄以備考覽焉